

2503

宣威縣文史資料

第二輯



87

目 录

人物介绍

- 怀念胞兄蒋永尊..... 蒋永彬(1)
忆蒋永尊同志在六六分队时的二三事.....
.....孟连才(10)
忆耿介烈士.....杨泓光(17)
忆耿介同志.....文 庄(25)
回忆李涛烈士.....李荫嘉(31)
介绍我县革命烈士刘家绶同志...高永堂(34)
三叔陈香圃事略.....陈宣漠(37)

地方胜迹

- 东山寺.....缪祥瑞(43)
三台洞.....范茂良(48)
分水岭.....浦恩宇(51)

乡土资料

宣威烟草史……………周佐廷(54)

古碑考释

楚圣宫戏楼碑的价值……………凡同伟(61)

沾益州土州官安于蕃墓碑及其世家考
……………浦恩宇(65)

怀念胞兄蒋永尊^①

蒋永彬

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为革命捐躯的烈士家属、亲人向县委、县政府及各有关部门、有关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向死难烈士表示深切的哀悼。东山寺革命烈士纪念碑的落成及蒋永尊烈士忠骨的迁葬，是你们对人民、对子孙后代做的一件意义重大的好事，它不但可以慰藉先烈于九泉，实现烈士亲人和生前领导、战友们多年的心愿，而且为教育子孙后代，向人们进行革命传统、革命理想和党的光荣历史的教育，激发人们锐意改革，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注：①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一日蒋永彬在宣威县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大会上的发言

的雄心壮志，齐心协力干四化提供了宝贵、生动的教材。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为了今天和更美好的明天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千千万万革命先烈！这里，我想起了臧克家的一句诗：有的人活着，但他们死了；有的人死了，但他们活着。烈士们的高风亮节光耀千秋，他们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触景生情，我想起了胞兄蒋永尊烈士四十年前风风火火的短暂一生。这里主要讲一下胞兄一些鲜为人知的往事，作为对烈士的一点缅怀。

胞兄在我们兄弟姐妹九人中，排行第三，弟妹都亲切地叫他“三哥”。他个头高，长相威严而又机灵活泼，有头脑。十四岁时，因抗捐税而被桧溪伪镇长丁继均抓去当兵，他坚决不从，被关进了黑牢。在牢中又因痛骂伪镇长而被毒打了五十大棍。不久堂兄蒋永臣又因抗拒恶霸黄秋鹤的欺凌被活活打死。这一切，在三哥的心灵里深深地埋下了对旧社会仇恨的种子。

三哥从小就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1936年我和三哥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即考入“永绥联中”，次年又转入省立昭通中学。从家乡到昭通几百里的山路上，我们目睹了沿途农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惨况，三哥心情十分沉重。在二龙口山憩脚时，他愤愤不平地作诗道：“耕犁万亩实千仓，力尽气竭筋骨伤，肚帖脊梁理何在？衣不蔽体恨难忘！”正是这种对旧社会不满的思想，为他后来献身革命奠定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在中学期间，在进步老师李子坚、吕耘艺等同志的影响下，三哥常与进步同学李德仁、李长猛等同志一起，切磋学习，谈论国事，搞救亡运动。我和三哥还成了我党《新华日报》在昭通、永善的义务宣传员和推销员。

三哥是一个诙谐幽默的人，自幼就喜欢文学、历史和地理，能背得很多古典诗词。记得有一次放假回家，他教弟妹们唱歌，父亲怪他不帮助种地，倒叫弟妹们跟他唱歌。他笑着对父亲说：“父亲，莫生闷气，唱歌识字，不误种地；愁眉苦脸，都怪这个社会！”说得

弟妹们哈哈大笑。

三哥一九三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三九年在李德仁同志介绍下加入共产党后，他思想更加成熟了，每次回家都要把弟妹叫在一起安排阅读进步书籍及教唱歌曲。有时他也自编歌曲，如：七月七日倭寇来，卢沟桥畔战事开，海陆空军早安排，伏兵埋，一半攻桥，一半攻台（桥指卢沟桥，台指台儿庄）。晋北大战：集中火力攻晋北，太原城墙坚似铁，被轰击，一半倒塌，一半残缺。在我的印象里，他还常跟弟妹们讲岳飞、文天祥和于谦等民族英雄的故事。他最喜欢唱的是古曲“满江红”，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家中老小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取暖时，他凝视远方站立着声音低沉地唱起那悲壮的古曲时的动人情景。

三哥不但是一个好兄长，而且还是一个好师长。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早逝后他用那深沉特有的爱关怀照顾弟妹们的感人情景：在冬日的阳光下，他帮弟妹们洗头洗衣，捉虱子和补衣服；在微弱的桐油灯下，他手把手地教弟妹学写字。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在我病重期间，

他背着我求医，在床边一勺一勺地喂药的感人情景。有一次父亲见他补衣服那笨拙的样子，心疼地对他说：“孩子，是不是想办法成个家，以好照拂一下你和弟妹们呀！”他笑着说：“父亲，弟妹们还小，我会照拂；至于我已经是大人了，您老人家放心吧！”我见父亲这样说，也动了心。晚上睡觉时，我躺在床上对他说起此事，他感慨地对我说：“四弟，功不成，业不就，成家不是时候。”说着，他双手枕头，仰视着头上的茅屋顶，又轻轻地哼起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的曲子来。一曲终罢，他自言自语地说道：“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正是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大哥、二哥、弟弟和我及爱人先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全力支持我们。大哥蒋永禄，于1949年为掩护我游击队突围而不幸受伤被俘，被国民党反动派绑在街心灯杆石夹板上，连捅三十三刀而壮烈牺牲。家中所有房屋也被反动派烧得一干二净。

1946年秋，三哥在一个私立学校代课。由于前任老师讲课枯燥无味，学生上课时有的打毛线，有的看小说，有的吹牛嬉戏，秩序混乱。三哥去后，以他那丰富的学识和富有吸引力的演讲能力，不但吸引了所教班的学生，而且连其他班的学生在他上课时都挤扒在窗户上听他讲课。记得我去参加旁听的一堂课，内容是讲中国地大物博方面的，当他不用书本，不用讲义，在黑板上熟练地画出中国概貌来时，他不但给学生们讲了地大物博的具体内容，还结合形势，讲了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的民族历史，讲起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良臣猛将，志士仁人和那些民族败类，不肖子孙。当他讲到地大物博时说：“如果说当年华北之大已放不下一张平静书桌的话，那么，同学们”！他感情激动地大声说：“今天若大之中国，除了埃德加·斯诺先生书中（指西行漫记）所讲的红星照耀的部份外，已经容不下一个正直的人了！”同学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校方怕他的讲演危及自己的利益，便把他辞退了。

三哥的宣传、鼓动和组织领导能力，在昆

明各大中学是有名的。不论是作为云大学生自治会的领导站在“一二·一”运动的前列，还是以昆明学联主席身份，在省工委领导下主持召开的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李公朴先生的大会上，他慷慨激昂地讲演。在国民党反动派密探、特务遍布的情况下，英勇地保护闻一多先生。不论是在与伪陆总、警总、宪总和滇警总的斗争中，还是后来声援北平反美蒋斗争而组织并指挥的三万人声势浩大，井井有条，影响遍及全省城乡的“反美抗暴”大示威游行中，三哥的胆略、思想及组织领导能力都受到了省工委领导同志的赞扬和各校学生的好评。

这里，我还要讲一下三哥在狱中斗争的情况：1947年省工委直接领导，三哥参与组织发动的滇东北“六.六”起义成功后，他和柴爱国同志奉命返昆向省工委汇报情况，住在旅店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店怀疑而与柴爱国同志一起被捕。由于身份不明，敌人将他与一般犯人关在一起。刚入狱时，同狱老犯便以“杀威棒”相逼，要嘛拿钱给老犯，要嘛吃蒙头棒，睡尿桶边。三哥见此情景，淡淡一笑，落落大方地

说：“朋友，何必呢？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他这一说真灵，同狱犯人倒真也免了他的“闷头盖”。在狱中，他给小偷做工作，给受冤的百姓写状子，很快赢得了同狱犯人的好感。任敌人刑讯逼供，他坚不暴露身份，不吐露我党游击队一点情况，很巧妙地与敌人周旋。每次审讯回来，遍体鳞伤，从不哼一声。同狱的人感动地对他说：“李先生，你是硬骨头，是好人。”我和王沛等同志则利用探监送饭的机会，给他转送党的指示，统一对付敌人的口供。柴爱国同志也从始至终没有暴露身份，经党组织多方营救，敌人将他们关了二十多天后无可奈何才将他和柴爱国同志放了。

今天，回首往事，我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三哥牺牲时年仅二十七岁，为了悼念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和胞兄在天之灵，我不会写诗，但我也要虔诚地献上几句：

四十七年前风雨，吹不折长青松柏；
二十七年岁月，溶进了千秋万代的事业。
三十功名尘与土，热血一腔照日月！
滇东多志士，榕城四百余，

乌蒙逶迤，壮士如云。

共和国的旗帜，闪耀着你们的高风亮节！
待到富民兴滇日，把酒奠英烈。

忆蒋永尊同志在六六分 队时的二三事

孟连才

蒋永尊同志，家住永善县桧溪区土地坪村，一九二〇年出生，一九三九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二年以后，负责昭通地区地下党的领导工作，一九四四年秋，奉调考入云南大学，参加云大党的领导作工，在一九四五年冬的昆明“一二·一”运动中，表现了突出的领导才能，一九四六年，被选为云大学生会和昆明学联主席，曾组织和指挥昆明几万人的反美抗暴斗争，影响深远。同年二月，奉省工委指派，赴宣威宝山，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他和当地党组织，共同筹建滇东北的人民武装，呕心沥血，走遍了宣威和威宁、水城、盘县交界的山山水水。六六分队，是永尊同志首先组

建的一支人民武装，在我们跟这支队伍转战的日子里，耳闻目睹他的很多事迹，使我们终生难忘。

六六分队，是一九四七年六月六日以十三个骨干为基础组建起来的一支小型游击武装，成立以后，永尊同志任党代表。他时时都要走村串寨，去掌握情况和发动群众，他工作细致入微，从来不知疲倦地察看地形，了解情况，启发群众的革命觉悟。一次在一个山丫口上，与一个坐在路旁休息的老大爷相遇，当时，我们走得太疲乏了，也坐下休息。休息时，永尊同志便和老大爷谈开了家常，从生活到生产，从家庭到社会，从历史到现实，从山川河流到街场道路，从反佃斗争到遭受血腥镇压，无一不谈。当老大爷历数了土司、乡保、地霸压榨人民的数十种捐、税、租款时，永尊同志深情地说：“你老人家受苦了。受苦的人千千万，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就能推翻压在我们头上的大石板，过上好日子。”途中相遇的一席话，说得老大爷心情舒畅，看到了希望。

我们多是白天在僻静的山路上行走，夜深

人静时，又往往是坐在群众家的草屋内，围着烧起的柴火，边吃烤熟的洋芋，边谈工作。每次，永尊同志总是聚精会神地听取骨干们的汇报，汇报中，对每个细节他都要详细询问，比如每个村子的人口状况，枪支情况，每个骨干的家庭、经济状况、社会关系、本人思想觉悟、能力、特长以及在群众中的威信等等，他都要详细的了解掌握。永尊同志常说，枪杆子一定要掌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对基本群众，要一个一个地详细了解，全面掌握，分别把工作做到家。组织发展要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把他们的工作做好了，再通过他们去联系一大批积极份子，这样搞起来的队伍就稳当了，行动起来，也才顶得住火。

工作中，永尊同志很懂得统一战线的重要。平时，当谈到争取和分化瓦解土司头目、乡保地霸武装时，永尊同志总是说：这些人不是铁板一块，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要注意争取下层的工作，通过下层去做转化工作。用各个击破的办法去一块一块的争取，改造他们，为我所用。同时他也一再强

调，工作要稳妥，对这些人警惕性要高，要随时有几手准备，以应付复杂的情况。

在斗争中，永尊同志有胆有略，遇到任何紧急的情况，他都是应付自若。一次，部队行进在大水塘梁子上，分队的负责人谢敏同志布置说：今天行军不谈论军事、政治的事，遇到有人问，就统一口径说是到威宁去测量路的。这时，蒋永尊同志和李德仁同志走在队伍最后面，突然从路边的山梁子上响起吹哨子的声音，走在前面的两个本地队员着急了。永尊同志边观察哨音方向的情况，边向队员们打招呼，叫大家不要张紧，拉开距离，向有树木的高地上走去。后来，直到看清了吹哨子的是几个没有枪的人，弄清了情况，才又向前走去。又有一次，大家正在住地组织学习讨论，忽然群众紧急地喊道：“老黄狗（指反动军队）来了！快跑！”接着听到村边山上有枪声。这时，永尊同志沉着地布置队员们撤离村寨。当队伍进到树林里时，永尊同志还站到高处，以树林为掩护，观察情况，直到情况已明和听

到枪声已停时，他才重新布置岗哨，继续开会。

由于永尊同志具有很高的思想水平，又有临危不惧，镇定自若，判断准确，措施果断的胆识，同时还有慎密细微的工作作风，所以，在那斗争复杂艰苦的日子里，队员们对他很信任，非常佩服他。

他对同志们思想上要求很严，但生活上又处处体现出无微不至的关心，随时注意锻炼提高同志们的能力。记得有一次，当我和他翻过几个山头，登高远望，面对一片峰峦起伏的山头时，永尊同志向我提问说：“以这样的山头为指挥部，交一个连的兵力归你指挥布阵阻击敌人，你怎么办？”当时我没想到他会对我出这样的难题。我勉强地说：“用一个排坚守正面山头，一个排控制左边山丫口，一个排控制右边阵地……”他听后，微笑着说，正面用一个排，居高临下还可以，左右两边只须各用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人，要作为预备队。他把“预备队”三个字重复了几次，并说预备队很重要，没有预备队是打不好千变万化的仗